作品自選章節（5首）

1、【流形散文詩】當冬夜漸暖 王宗仁

當冬夜漸暖／當夏夜的樹上不再有蟬／當回憶老去的痕跡斑斑／那只是因為悲傷從來／都不會有答案——〈當冬夜漸暖〉孫燕姿，作詞：藤井樹

愛情的調色盤裡，紅色不是唯一選項。海也可以是透明的，儘管中間翻攪著那麼多憂傷。當時光都觥籌交錯，保存期限再怎樣戒慎都無法繞過。

月色陰暗，因為你讓我恍如隔世；跡痕斑斑，因為你將我飛砂走蝕。想起，我們為愛做過那麼多被愛的事，那些浪漫的雪竟燃為惡火，所以灰燼無所歸屬，接不住該當信守的敘事，或可能的蓄勢。

逃亡的聲音，不可能繳出答案。冬夜終將結束決絕的夢，結束與風雪的征戰；我們的樹上，卻其實沒有溫熱的手感，且從來不曾棲住過，薄命的蟬。

2、【流形散文詩】紅塵客棧 王宗仁

簷下／窗櫺斜映枝椏／與妳／席地對座飲茶／我以工筆畫將妳牢牢的記下／提筆／不為風雅——周杰倫〈紅塵客棧〉，作詞：方文山

為妳，暫時將所有的鋒利，全都隱喻；為妳，將快馬和名利，暫時都抄寄在山水的朦朧裡；為妳，將原本挺直在武林的旌旗，都暫時曲折在客棧的詩句。

斜映的枝椏，睡得安詳；對杯上的牡丹，卻被妳輕聲唸誦的宋詞剪亂。工筆畫裡，隱含著黎明後廝殺的軌跡；但至少在你即將濺出的淚恨中，我們還擁有彼此的身軀。

還能出鞘多久，而不被死亡所誘？忘了，都忘了吧！風沙在天涯的盡頭，牽掛是紅塵最後的表達——忘不了的都叫做愛情，拋不掉的名字是親情。風沙是紅塵，牽掛在盡頭。忘不了的親情，拋不掉的愛情……

3、周夢蝶 王宗仁

疾行／滅隱／燃燈／寒林／無譁／無記／能渡／能離——陳綺貞〈周夢蝶〉，作詞：陳綺貞

夢見一首有關夢蝶的歌，冷冽的語系裡，蝶先展翅於多愁的領域後，跌落，埋於剔透的晶瑩中。

夢見一首有關夢蝶的歌，瑟縮的歌詞中，卻有校對不出的無數孤寂，紛紛降在已逝的聲音上，仿若毛羽輕觸俱寂的萬籟。

夢見五峰山旁，有意象的大雪紛飛。菩提樹下，我想引詩於冰中取火，將長短句反覆搓揉。那老者，不，更像是個寡言的隱者，輕踏著似雪非雪的步履滑過，仰天微嘆後，披著白色蓑衣獨行，緩緩走入林中深處；他再也沒回來過。

4、翻譯的女人 王宗仁

她以為許多事情許多人都需要翻譯／她說當然這只不過是一個比喻／她盡量讓它們彼此貼近彼此對應／當然有許多事情許多人不需要翻譯／當然這只是一個比喻／她說——Ensemble〈翻譯的女人〉，作詞：李格弟

翻譯是一種比喻，或者啟迪，所以她喜歡翻譯（她說，當然這只是一種比喻）；但是，許多事許多人並不需要翻譯。

一位氣象播報員播報氣象需要翻譯，一位古典氣質的仕女收起陽傘不需要翻譯。祂的神喻需要翻譯，牠擺動的尾巴不需要翻譯。一座電影院不需要翻譯，一座中古世紀的教堂需要翻譯。一個吻或擁抱，不需要翻譯，而一滴眼淚，或一堆柴薪燃燒後的餘燼，需要仔細翻譯，好找出更多比喻。

喔！她肥胖的男人（側躺在，床的另一端）最需要翻譯，然而她找不到任何一個，任何一個適當的比喻；然而，或許這男人根本不值得她翻譯。

5、其實都沒有 王宗仁

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／用雙手輕輕一觸就破／泛黃／有他泛黃的理由／思念將越來越薄——楊宗緯〈其實都沒有〉，作詞：楊宗緯

你的臉龐原本是什麼顏色，後來又為什麼泛黃，以致於在我心裡全部報廢；最早，那些布置（以及，練習）也曾多麼的自由與浩瀚，如今這些同義或反義詞，都被祂收斂了所有。

我們曾共同目睹這城市的一生，或者一瞬：一起牽手走過的路，後來比素描更淡泊；一杯紅酒，後來輕輕揮發成眼中的朦朧；一只懷錶的時間，永遠遺落在咖啡館角落；而一場盛宴啊！曾被重複校對的一場盛宴，只該當成為一次揮手。

看哪！四周僅剩淡薄思念，而寂寞剪落自己，又自我繁殖成寂寞，就像沒發生過任何事一樣；就像這地方，從來什麼都沒有。